

原创阅读文库·美文

总策划：张海君 主编：齐浩然

深埋的竹笋在唱歌

丘脊梁◎著

惊蛰一过，我的耳边便响起一片声音，浑浊，低沉，嘈杂，像是什么东西在躁动、喊叫和搏杀，它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，又好像就在我的身体内。在黑暗的春夜，我看不见它们，它们躲在哪里呢？



文心出版社

原创阅读文库·美文

总策划：张海君 主编：齐浩然

深埋的竹笋在唱歌

丘脊梁◎著

惊蛰一过，我的耳边便响起一片声音，浑浊，低沉，嘈杂，像是什么东西在躁动、喊叫和搏杀，它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，又好像就在我的身体内。在黑暗的春夜，我看不见它们，它们躲在哪里呢？



文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埋的竹笋在唱歌 / 丘脊梁著. — 郑州 : 文心出版社, 2012. 3

(原创阅读文库 / 齐浩然主编. 美文)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121 - 2

I. ①深… II. ①丘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1068 号

深埋的竹笋在唱歌

出版社：文心出版社

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：450002)

发行单位：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：12

字数：170 千字 印数：1 - 5000

版次：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：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510 - 0121 - 2 定价：20.00 元



序：缘 分

◎张步真

1969年初夏时节，我被派到一个叫蒋山的村子当驻队干部。这里地处湘东山区腹地的褶皱中。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自东而来，蜿蜒西去，千余人分别住在小河两岸的山坳里。河上有好几座木板桥，还有几处河中踏石。人们因耕作、因互相交往，在这种最古老的桥上频繁过往。每当晨曦初起，乳白色的雾岚在河的上空蒸腾飘逸；晚上，满天星星在河底里闪耀。人从河上经过，宛若置身在图画之中。我在这里待了大约一年时间，于是成了我一个虽然短暂却充满美好回忆的人生驿站。

后来，我天南海北走了许多地方，即便是远行在波罗的海芬兰湾海滨，这个小小的山村也曾使我魂牵梦绕。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本市的报刊上，常常读到一些短小清新的散文，如一幅幅小小的风俗画、风景画。在这些画面中，有我借住过的屋场的生活场景，也有我曾抵足而眠的山民朋友的人物素描。正是这些作品，促使我26年后故地重游。

也许就在我访旧归来不久，有一位年轻人寻到我家来。一打



听，他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：丘脊梁。再细问，丘脊梁是我驻队时生产队会计的儿子！清清瘦瘦，谦和诚恳。见到生人，甚至还有些腼腆，神态一如乃父！

严格地说来，丘脊梁当初还是一名从山区进城的打工仔。但他的人生坐标，似乎不是为了打工挣几个钱，再回山旮旯里过日子。他把生活的目标瞄准了文学。我见到过不少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，却往往因为没有找到通往彼岸的船而半途而废。丘脊梁从大山里来，山里人的执著和坚韧，是绝对不可小觑的。他曾当过小学教师，有一定的文化基础。进城之初，他先在一家企业做文字秘书，后来开了一家书店。书店初创时本钱不大，但他将有限的利润，用狮子滚雪球的办法，不断加以扩充，书店很快就颇具规模了。他开书店的目的，既是为稻粱谋，更是为了读书。他几乎读遍了书架上文学、政治、历史、经济方面的书籍，还读了不少时下正走俏的畅销书。广泛的阅读促进了书店业务，也提高了他的写作水平。有顾客上门就卖书，没有顾客就读书。晚上书店打烊，关起门来在文学的崎岖小道上攀登。于是，他不时有作品在市内外甚至省级纯文学刊物上发表。当然，他还只能算刚刚起步，前边的路还相当漫长。但我想，20世纪80年代前期，千军万马来挤文学的独木桥，固然是不太正常。而在这个日益物化的时代，不断有执著者参与加盟，文学之树肯定会枝繁叶茂，欣欣向荣。

俗话说，五百年修得同船渡。三十年前，我曾和丘脊梁的父亲——生产队的会计，一起计算队里的收成，社员群众的分配；三十年后，我跟队会计的儿子，一位执著的文学青年，共同探讨文学的走向，切磋新的文学流派和新的表现手法，能说这不是一种缘分么？

（原载1998年8月14日《岳阳晚报》，作者系著名作家，曾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）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人生的节点

一块狭窄山地的宽广记忆 / 002

洞庭老街 / 009

那些坚硬的石头和身影 / 013

一个人的乡村地理 / 025

时间之门 / 031

10 年前的体温 / 035

清寂时光 / 042

边缘 / 045

人生的节点 / 053

第二辑 生命的火焰

黄土隔不开我的想念和思索 / 058

先生之风 / 071

大山深处有大匠 / 079

时光，打不碎我的坛坛罐罐 / 084

生命的火焰 / 091

不识字的智慧 / 096

书人书事 / 100

岳州老书店 / 107

第三辑 心灵在旷野上游走

深埋的竹笋在唱歌 / 114

有一种感觉叫心痛 / 117

心灵在旷野上游走 / 120

总有一些事物

让我不敢忘却 / 124

棉布长衫 / 129

文人清梦 / 132

第四辑 遥远的熟稔

我的不老根 / 136

遥远的熟稔 / 140

乡村日月 / 151

果木芬芳 / 158

遍地是风景 / 164

故地旧风物 / 170

玄秘的乡村隐喻 / 174

后 记 / 180

第一辑

人生的节点





一块狭窄山地的宽广记忆

那个秋季，沿着汨罗江的支流——一条叫芦溪的水道，我跨上破单车，高高低低地上路了。我要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大山深处，去做教书匠。此前的18年，我一直生活在父母和先生密不透风的庇护下，现在，我出发了，我人生的车轮，在顽强地前进，驰过热闹的集镇，驰过茂密的村庄，驰过广阔的田野，驰进了墨绿的大山。在跨过一道古朴的石桥后，河，愈来愈瘦；天，愈来愈窄；路，愈来愈陡。水道两侧高耸的大山，把我的视线挤压成铅灰的一线。一只苍鹰，突然从高天上俯冲而下，旋出一个圆润的弧线后，又振翅插入云霄，那优美而快捷的转折，如一根火柴，猛地在我的心头一擦，腾起一片生动的光亮。

这真是一段险绝的通道，狭窄而漫长。芦溪河像一个钝涩的犁头，吃力地将大山掘开，谷底忽隐忽现的水流声，仿佛是它痛苦的呻吟。一条铺满沙石的土路，扭着腰，坚贞地随着水流往前爬。我推着单车，上坡（太陡，不能骑），下坡（太陡，不敢骑），周而复始地转了九个大弯（后来才知此地叫九弯头）后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一个不大不小的盆地，毫无准备一下就跳现在我面前，它像一个连着十二指肠的胃，慵懒地蜷卧在秋日的阳光下。四周高耸的群山，像胃壁一样严严实实地封闭着它，呵护着它；芦溪河和它的支流，像一缕缕血脉，营养着它，鲜活着它；沿着山脚，是一圈高高低低、连绵不绝的房舍，像胃壁上一排排粗糙的皱褶；盆地的中央，一片



金黄、成熟的稻子，让这只胃显得饱满而充实。站在高出盆地的山口，我一眼就把它轻松地包容了。我站着没动，盆地的宁静，让我肃穆。我用目光细细地打量它，轻轻地抚摸它，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我便是这只胃里寄居的一个生命了，我的生活，将被它细细咀嚼，慢慢消化。

我任教的地方，叫高家学校。一排平房，像一只烤焦的馒头，孤零零地搁在“胃壁”的边缘；三间教室，关着百十个娃娃，叽叽呱呱，像一群鸭子；三位老师，洛沧桑如一棵松，版粗黑如一块岩，我瘦弱如一株麻，我们都把手中的教鞭，挥舞成一竿牧鸭的长篙。

我到现在都感到讶异，18岁的风华，怎么一下就楔入了大山的安宁与淡定，没有过程，没有磨合，连半点痕迹都不显现。在铺着稻草的破床上，我能夜夜睡出美梦，那梦境，像满山的香樟，绿得苍翠欲滴，让人无限向往；在乌黑的饭桌上，我能把青菜、豆豉吃得韵味悠长，表情生动；在打满阳光的走廊上，我能把自己坐成一尊佛，满目慈爱地注视着操场上快乐的弟子……洛拍打着手上的粉笔灰，把一脸沧桑收缩紧凑，然后轻轻释放：你只怕前世就注定了要到高家来教书。我淡淡一笑，静候他的下文。洛果然感慨：我20岁就来了高家，到如今修炼了30多年，似乎还达不到你的功力！然后他满腹的牢骚，就像校舍前的溪水一般，滔滔不绝地从我耳边流过。说他几十年调离不出这块巴掌大的山窝，说他要退休了还评不上高级，说版对他（他是校长）口服心不服，背着他尽搞名堂……在他的心里，这片山地俨然是一个幽暗的地狱。我只做他虔诚的听众，从不妄加评论，但他依然满足和感动，每次都要很友善地提醒我，快点想办法调出去，莫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浪费了美好的青春。青春？我才十八哩，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，我不怕浪费。那满山的碧翠，生机勃勃，让我没有来由地想起青春的颜色。

我对这块盆地慢慢就熟悉起来，阳光、群山、庄稼、炊烟，还有天空飘荡的略带青味的草木气息，都一寸一寸地深入到了我的内



心。每天傍晚，我都要骑上破单车，走遍村庄的每一条道路。漫无目的，又刻意为之，好像一个虔诚的教徒，在进行一项不明就里而又必不可少的仪式。这种类似的仪式，遍布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只不过要好多年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需要它。一路上，孩子们、山民们唤我老师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应接不暇。那种真诚的称谓，常让我心生感动和自豪。好多年后的今天，这种声音仍在温暖着我的心窝，让我倍感珍惜。我把单车骑得很慢，我不是去赶赴某个具体的约会，山村里的每一个元素，都是我的心灵之约，骑车本身，也就成了我要做的重要事情。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，来亲近这片土地，还有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温情。我常常骑着骑着，就把单车停下，用一只脚点到地上，看路边的庄稼，望远处的群山，或是与任何一个山民熟稔地攀谈。之后将单车一支，随意地坐到了他家的饭桌边，新鲜的糙米，碧绿的青菜，烟熏的笋干，让我亲切和熨帖。那个秋季，我的晚餐（学校的工友只做中饭，晚餐得自己做）差不多都是在热情的山民家中解决的，一家接一家，一路吃过去，到一个学期快结束时，仍有许多人家在真诚地随时等待我的光临。他们不需要我任何回报，有很多人家，根本就没有孩子在我班上就读。他们对我的热情，是缘于好客的秉性，他们对我的尊重，是缘于对师道的尊敬。我出入于他们的饭厅，也穿行于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牛羊鸡鸭，在我眼中一清二楚，脉络分明。那些琐碎，那些真实，让我感到人生的厚重与驳杂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这片山地，并不像洛说的那样狭窄和幽暗，人心的宽广与善良，让我的青春，像苍鹰一样自由飞翔。

我没想到在这片山地的其余两所学校里，还有我的两个同学在任教。勇在芦溪，坚在古源。三人的距离，差不多是一个等边三角形。这种距离和形状，恰到好处地稳固和平衡着三人之间的友情浓度。勇好读书，坚会玩，这都是我所需要的，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见一次面。勇的宿舍堆满了作业本和教学仪器，床上整整齐齐地码



了半床书。他在搞自考，劝我也搞。他说，一个小学老师，不读点书真的不行。在一个封闭和狭窄的地方，读书无疑是一件最宽广最深厚的事情。我听从了他，从此每天早晨学生晨读时，我也端坐到讲台上，大声朗读《古代汉语》《大学语文》及文选，读着读着，学生们的声音就渐渐淡下去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忘情地诵读，那神韵，一定像极了古时的书生吧，学生们全都充满敬意地望着我，我发觉后，他们哄然一笑，慌忙又拿起课本，咿咿哇哇起来。我蓦然想起了古时的某个塾师，那个落魄的秀才，也是这样与弟子们一道发愤用功的么？他端坐在狭窄的乡间教室里，心原上一定耸立着一座庞阔的京都，还有皇城传牖的灿烂。我那时记性好，一篇千把字的古文，一个早晨就记住了，晚上与勇见面时，便得意地背给他听，很炫耀的样子。勇先是静静地听，听着听着，禁不住就大声地与我一同背起来，背完后两人相视大笑，猛击双掌，很有些英雄相惜的意味。我们的热闹与放肆，让兀自对着墙壁抽乒乓球的坚很是郁闷，他不耐烦地说，再不进山，路就看不清了。我们准备进山放套，捉野兽。野猪、麂子，甚至传说中的一头小豹子，都在我们的阴谋之中。套子是坚花了几节自习课做成的，也许是做得不得法，也许是运气不济，总之连着几个晚上，我们都一无所获。星期天是我们所期盼的，背着猎枪，到山里打竹鸡（斑鸠），提着渔网，到芦溪河拦白头鱼，每次都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到山民家去改善伙食。其实斑鸠也许只有一只，且瘦，白头鱼顶多斤把，山民尽管还要赔酒赔肉，脸上却笑呵呵的。坚甚至还带着我们到古源去相亲（真是乱弹），骗女孩子的布鞋穿，骗“岳母娘”的鸡蛋吃。他打着饱嗝说，这种日子，真他妈的有味。其实，让我们热爱和快乐的，是没有任何负重的心灵。

春暖花开的时节，山里一派清新，树叶嫩绿，杜鹃火红，菜花金黄，连空气中都有一股甜淡的暗香。这个时候，学校前面铺满鹅卵石的机耕路上，便不时有摩托或是单车，呼啸而来，冲进我的宿



舍。他们都是我山外的同学。七中的松、县城的曙、中学的英、信用社的刚、广播站的鹄……一个接一个。有时是一个人来，有时是三两个人来，有时是一大群来。我至今都没太弄明白，这个狭窄闭塞的山地，到底有什么吸引他们？他们都住在县城和镇上，天宽地阔，为何要跑几十里的山路，不辞辛劳地来看望我这个并不有趣的朋友？是我的真诚连通了他们的真诚，还是山野的纯净契合了他们内心的需求？他们的到来，无疑让我的生活更加丰满。轮番的代课，常让孩子们快乐得尖叫；采花挖笋，让我们自己的青春漫山飞扬；彻夜长谈，又使我的夜晚明亮厚实。松后来不仅爱上了这片山地，而且喜欢上了山里一个叫碧的女孩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差不多每到周末就来了，来了就去找碧。碧的父亲很正式地告诉他，家里没有儿子，是真心就入赘吧，到高家教书也是很方便的。吓得松落荒而逃，很久不敢进山。而碧，一到周末便来学校晃悠，我骗她说，松到市里进修去了，要一年，她紧抿嘴唇，双目忧郁地凝视着灰白的山口，仿佛凝视着遥远的大海，她是否觉得，那短短的距离，如今已变成千里万里？

阳光饱满，把日子捏圆又拉长，夜色像一条幽远的巷道，不知深浅。树在唱歌，生灵在舞蹈，山风悄悄地在田野上游走，挨家挨户耳语岁月的秘密——时间是思想最好的营养，新鲜是艺术最好的老师——富得流油的时间，美得炫目的风景，让我18岁的青春，蹂躏进了诗歌的平仄。我的钢笔，像一挺机关枪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每天都要扫射出一排排长短短短的文字。在无数次凶猛强攻之后，终于攻克了一个个的山头。就这样，蓝墨水上游一个叫高家学校的小学教师，通过文学这扇天窗，把他的信息和触角延伸到了山外广阔的天地。市里、省里寄来的样报和信函，成了我每周三（邮递员每周只在这天来一次）最大的期待，那些鼓舞人心温暖人心的文字，让我感觉山地的天空无比旷远。其中一个叫彬的文友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与我通信达二十余番。每封信他都用方格纸填写得



工工整整，字迹清雅，文辞真诚。我们谈诗歌，谈理想，也谈生活。他那时还在读大三，正在市里的晚报副刊实习。一年后，我离开高家，跑到市里谋食时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第一个去拜访的人，我们的见面，亲热如兄弟重逢。那时节，我们没有电话，没有手机，更没有电脑，是信函这种最古老最原始而又最真实的方式，把两颗远隔千山万水的心，紧紧地连到了一起。

现在，是15年后的深秋，夜色苍茫，天气寒凉，我坐在安静的书房里，敲打这些陈旧的往事，彬、勇、坚、松……一个个熟悉的身影，在我的眼前频频闪跃。我很想一一给他们打个电话。我们如今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他们的名字，全都清寂地居住在我的手机里。但我翻出他们的号码后，犹豫再三，始终没有摁出。勇在我离开山地两年后，也跑到了市里，如今是一家每天晚上都在央视打广告的地方的地区总代理，房有三套，车是广本，我们除了最初几年有些往来外，现在一年到头就剩下几条互发的祝福短信。坚比勇稍迟一点来市里，从开小餐馆开始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如今终成正果，成了一家海鲜酒楼的老板，清蒸螃蟹，油焖大虾，红烧鲍鱼，冰糖燕窝，每天给他带来滚滚财源。前不久我在他那里跟一大群人吃了一餐饭（但记不清都是谁），他进来敬了一杯酒后，便匆忙赶去招呼其他更重要的客人去了。松是和我走得最“近”的人了，他进城后读了本科又读研究生，如今在理工学院物理系任教，边教书边读博士。我们倒是偶尔通通话，曾相约某个周末带上老婆孩子好好玩一天，结果约了三年，至今未成。彬在我刚到市里那些年，给了我诸多帮助，我们因文学而相聚，最终也因文学而疏远（多年前便都不写字了），我只知道他在一个权力机关做着一个小官，连他的号码，都是偶遇他老婆时获得的……

从狭窄的山地，走到宽广的城市，我不但没有拓宽自己的心路，反而愈走愈窄。我现在的的生活真是沉闷到了极点，每天除了到办公室草草审读同事们交来的“本报讯”，到民院附小接送7岁的



儿子外，唯一与外界的交往，可能就是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了。家，办公室，学校，菜市场，这四个单调的点，不规则又很规则地把我每天的生活，圈入其中。我的脚步、理想，还有渴求，全都封闭在这片狭窄的空间里。好多年来，我便感到在这个人口越来越多、道路越来越宽、面积越来越大的都市里，我的熟人越来越多，朋友却越来越少；生活越来越好，心情却越来越坏；笑脸越来越多，快乐却越来越少……是的，我的人生已越来越空洞，心原越来越收缩，灵魂越来越孤独。如今，只有家和书房，才是我最舒展最开阔的地带。

城市真是一个怪异的东西，一方面，它宽阔、热闹、客气，这是它具体的表象；另一方面，它又狭窄、孤寂、冷漠，这是它隐藏的本质。它就像一只畸形的胃，容纳着一切，用欲望这剂超强的胃酸，腐蚀掉了人心最宝贵的许多东西。忙碌、功利、冷漠、提防、虚伪、敌视，像一堵堵柔软而又坚韧的墙壁，隔断了城市的宽广，拉开了人心的距离。宽广的地方，就这样被人心这把刀子，慢慢分割成了一个个窄小的格子，囚禁着我们的热情与真诚。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门紧紧关闭，那里面，藏满自己的秘密甚至是阴谋，剩下的空间，狭窄得已容不下另一个人的心。每一个人，都是城市的一堵墙。行走在宽敞明亮的大街，内心深处的那份逼仄与压抑，总让我感到幽暗。在这个秋天，多年前的那些宽广记忆，其实并不能医治和改变我的什么，只能让我更加感伤、慌乱。



洞庭老街

这些年，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起洞庭老街，想起洞庭老街上的诸位先生。

洞庭老街在岳阳。岳阳是一座有些古味也有些文味的城市，而洞庭老街偏偏又弯在这座古城的旧城区——沿着洞庭湖，挨着慈氏塔，傍着岳阳楼——因而愈发地显得古老起来，文化起来。

洞庭老街不宽，街道两边的房舍也不高，多是两层的小楼，砌着青砖，盖着鱼鳞瓦，铺着木楼板。沿着木楼梯爬上楼，木楼板踩得噤噤直响，推开雕花的木格窗棂，伸手就能摸着街边粗老的香樟或是梧桐的枝叶。木楼的临街层虽说都做了店铺，但干的多是些高雅的营生——开中药店的叫杏林堂，卖茶叶的叫君山茶庄，开书店叫万卷书社。街上来往的人虽不穿长衫，但大都显得斯文，他们多是千里迢迢赶来朝拜岳阳楼的文化人。而街道两边平平仄仄、曲曲折折的青石板巷廊，更是让人踩出一种淡远和闲适。

洞庭老街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，洞庭湖的博大，岳阳楼的雅远，慈氏塔的安宁，旧木楼的朴质，青石板的古旧，茶庄的清气，药号的淡香，都会让人变得随意、从容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我怀念这个地方——我曾在街边的一栋古旧楼房里生息了几近三年。

那栋旧房紧挨着中医院，往北走数步，是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幽深小巷，再往北走数步，便是岳阳楼了。这栋房子不是我的，我只



不过是租住它的一个过客。我住的这间房子是临街的一个门面，白天，我就守着三尺柜台，卖些经史子集，再就是喝茶、读书；晚上，我就躺在简陋的阁楼上，谛听隐隐的洞庭风涛，再就是喝茶、读书。那些年，我的脚步很少走出洞庭老街。

我的书店叫万卷书社，书是没有一万卷的，生意也清淡，有时我安静地读完厚厚的一本古书，还没有一个顾客敲着玻璃柜台提醒我收钱。我有点急，也有点不急，急的是明天又要喝粥，不急的是店里还有好多书我没品读，有的是事做。

下雨的日子，我就把店交给喜欢诗歌的女友去打理，自己则挟一把油纸伞，沿着平平仄仄的青石板路访友去了。那时节，我的朋友不多，且都住在附近。往北走两步，拐进一条小巷，再拐一个弯，一间黑不溜秋的平房里住的是精通数门外语的易先生；往北走两步，穿过街道，爬上四楼，开门的是写散文的朱先生；进岳阳楼公园，派出所里有写诗的漆先生，蜡像馆里有写小说的邹先生；往东走两步，进一个大院，穿过一片草地，烟砖旧楼里住的是藏书甚丰的丁先生。我就是在拜访诸位先生当中，打发闲暇的时间，充实自己的生活，营养自己的精神。

易先生那时节只怕快八十岁了吧。每次开门他便问我，日文学得怎样了？我总答，正在用功。他便高兴地说，那好，那好。其实我并不十分用功，到他那里去，也并不是为了请教日文，而是想看他说了多次但一直没有见着的宋版线装书。我们坐着烤火、喝茶，然后就谈到线装书，易先生却说，学通了日文再来看吧。我一直没有学通，所以一直无缘看到。

朱先生那里我去得多，他总是那么热情。才坐下，他便开始背诵自己新近创作的散文片段。背完他不忘问我：好吗？好。我答。他便更加热情起来。不过后来他终于看出了一点问题：你每次都说好，莫非我的水平快赶上范仲淹了？我笑答：只差一点，只差一点。